

蓋達爾小說集

P.B.C.

革命軍事委員會

夢海譯



時代出版社

P. B. C.

革命軍事委員會

著 爾 達 蓋
譯 海 夢

時代出版社

А. Гайдар

Р. В. С.

Перевод Мыи Хай

Шанхай

Этот

1951

2-ое изд.



1950年8月初版
(4000册)

1951年5月再版
(4000册)

總社：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電話：(五)一六六〇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
杭州分店：杭州延齡路一二一三號
電話：二六四八
電報掛號：二五八四

ПРОСНУВО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一二四三
電報掛號：二〇〇〇一

出版者 時代出版社
翻譯者 夢達
著作權 蓋達

革命軍事委員會

過去孩子們常常到這裏來玩耍，在坍倒了的和毀了一半的敵棚之間奔跑和攀爬。這裏很好玩。

以前，佔領烏克蘭的德國人②曾經載來許多草料和稻草。但是後來德國人被紅軍趕走了，紅軍開拔後，來了迦依達馬克③的部隊，後來迦依達馬克的部隊又被彼特柳臘④的部隊趕走了，彼特柳臘的部隊後來又被什麼人趕走了。因此這裏留下了許多發黑的和半腐爛的草堆。

自從彼特柳臘的部隊在這裏鎗斃了四個莫斯科人和一個烏克蘭人之後，孩子們

① 小說中所寫的題材是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蘇聯內戰時在烏克蘭所發生的事件。

②，③ 蘇聯內戰時和紅軍作戰的烏克蘭白衛軍部隊的名稱。

對於一切攀爬和『捉野貓』遊戲^④的興趣全都消失了。幾個靜悄悄的、荒涼的、陰沉沉的敵棚，依舊留在那裏。

只有箕姆卡一個人常常跑到這裏來，因為這裏的太陽好像晒得特別溫暖似的，而且還可以怪愉快地聞到一陣陣的苦艾的清香，野蜂們安靜地在長滿各處的牛蒡花上嗡嗡地響着。

鎗斃了的人呢？……早已不在這兒了！他們已經被人埋到大坑裏去了，已經蓋上泥土了。孩子們見了他誰都要害怕的老乞丐阿夫傑依，用兩根木棒做了一個牢固的十字架，偷偷地把它豎在墳墓上。除了箕姆卡一個人，誰也沒有看見。箕姆卡看見了，但是他沒有告訴過任何人。

箕姆卡站在一個隱蔽的角落裏，仔細地察看了周圍。直到完全沒有什麼可疑的時候，就在稻草裏扒了一陣，從那裏拿出兩個彈藥筒、一根鎗上的通條和一把沒有刀鞘的生滿了鏽的奧地利刺刀。

④ 就是北方的藏門橋遊戲。

箕姆卡起先表演偵察兵，他匍匐在地上爬動着，到了緊急的時候，就是想像快要逼近敵人的時候，就立刻伏在地上，帶着極度警覺的心情向前爬動，仔細觀察敵人的配置和地位。不知道是偶然的僥倖呢，還是今天交好運。他設法絲毫不受敵方的打擊，偷偷地溜近假想敵人的前哨，在步鎗、機關鎗，有時候甚至於大砲的密集掃射下，安然無恙地爬回自己的陣地。

之後，他適應偵察的結果，派了一隊騎兵去作戰，大聲疾呼地衝進那些即使在瘋狂的襲擊下也不願逃命的、因而英勇地犧牲的牛蒡草和薊草的密叢中去廝殺。

箕姆卡非常重視勇敢，所以他把殘留下來的都俘虜了。之後，他命令他們『整隊』和『立正』，接着用激怒的口氣問：

『你們反對誰呀？你們反對自己的工農兄弟嗎？』

或者問：

『你們希望共產嗎？你們希望自由嗎？反對合法的政權……』

這個全要看他在當時場合所表現的是那一方面軍隊的指揮員，因為他一會兒指

揮這方面的軍隊，一會兒又指揮那方面的軍隊。

今天他玩得什麼都忘了，一直到了歸欄的牧羣的鈴聲響了，他才想到應該回家了。

『糟了！』他心裏想。『現在媽媽一定會把我死揍一頓，晚飯大概是不會留的了。』於是他把自己的武器收藏起來，急忙趕回家去，他一面跑，一面考慮着怎樣撒謊才好。

可是非常奇怪，他回家以後，並沒有受到責罵，所以也就不用說謊了。

當時母親幾乎沒有注意他，儘管他在台階口差點兒跟她撞了一個滿懷。祖母把鑰匙叮嚀地響着，不知道爲什麼她從儲藏室裏拿出一件舊的上襖和袴子。

弟弟托普聚精會神地在土堆上用木片挖掘一個泥穴。

這時候不知道是誰在箕姆卡的背後輕輕地拉動他的袴子。他回過頭來一看，原來是毛茸茸的施密列，哭喪着臉在對他凝視着。

『你怎麼啦，傻瓜？』箕姆卡怪親暱地問，他突然發覺狗的嘴被什麼東西割碎

了。

『媽媽，這是誰幹的事？』箕姆卡很生氣地問。

『呃，別老是糾纏！』母親忿忿地回答，一面轉過身去。『我是來給你看管狗的嗎？』

但是箕姆卡覺得她說的不是實話。

『是叔叔用鞭子踢的，』托普對他解釋。

『哪裏來的什麼叔叔？』

『叔叔……一個穿灰衣服的叔叔……他現在還坐在我們的屋子裏呢。』

箕姆卡咒罵了『穿灰衣服的叔叔』，把門推了開來。他看見一個穿軍服的非常高大結實的小伙子躺在床上。旁邊凳子上放着一件公家發的灰色大衣。

『高洛溫！』箕姆卡驚奇地問。『你從哪兒來呀？』

『從那邊，』高洛溫接着很簡短地回答。

『你幹什麼打施密列？』

『哪兒來什麼施密列？』

『就是我的狗……』

『別再讓牠亂叫。要不然我乾脆把牠的頭扭下來。』

『還是讓人家先把你自己的頭扭下來吧！』箕姆卡忿忿地回答了，就急忙躲到爐子背後去，因為高洛溫已經伸手去抓那躺在地上的笨重的軍靴了。

箕姆卡無論怎樣也弄不明白，高洛溫是從哪兒突然出現的。他還是沒有多久以前被紅軍徵去當兵的，現在他倒又回來了。當兵的時間是不會這樣短的。

在吃晚飯的時候，箕姆卡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問道：

『你是放假回來的嗎？』

『放假。』

『原來這樣！那末假期長嗎？』

『長的。』

『你撒謊，高洛溫！』箕姆卡十分有把握地說。『無論是紅軍，無論是白軍，

無論是綠軍，現在決不會有長的假期，因為他們現在正在打仗。你是逃兵，一定是的。」

箕姆卡脖子上立刻挨了重重的一擊。

『你幹嗎打孩子？』箕姆卡的母親出來庇護自己的孩子說。『你跟小孩子爭什麼呀。』

高洛溫的臉紅得更加厲害起來，他搖幌着生有一副招風耳朵的圓渾大腦袋（因為這樣，所以他才得了高洛溫的綽號），非常粗暴地回答：

『還是別多嘴的好……彼得堡的無產階級……等着吧，我要把你們從家裏攆出去。』

箕姆卡的母親經他這麼一說，彷彿有點兒畏縮起來，她接着責罵噙着眼淚的箕姆卡：

『不准再多管閒事，傻瓜，要不然更會倒霉哩。』

① *lonorenia* 的諧音，大頭的意思

吃了晚飯，箕姆卡躲在門廊裏，他躺在箱子後面的稻草堆上，蓋上母親的外衣，但是躺了好一會，依舊不能熟睡。後來施密列輕輕跑到他的身邊，把頭放在他的肩膀上。

『咱們還是離開這裏吧，媽媽，到彼得堡爸爸那兒去吧。』

『唉，箕姆卡！我巴不得馬上動身哩……現在那裏能夠通得過呢？路上要各種各樣的通行證，而且——到處都是兵荒馬亂。』

『媽媽，彼得堡現在究竟是什麼部隊呀？』

『誰知道呢！有人說是紅軍。也許這是人家瞎說。現在怎麼弄得明白呢？』

箕姆卡也覺得很難弄明白。就連附近的一個鄉鎮吧，也搞不清楚它是由什麼部隊佔領着。有人說，這幾天是柯淑路普的部隊……柯淑路普是怎樣的？他是屬於那一黨呢？』

箕姆卡向正在沉思的母親問道：

『媽媽，柯淑路普可是綠軍呀？』

『一起給我死光！』母親忿忿地回答。『以前人們都像個人，可是現在像什麼樣子……』

門廊裏是暗沉沉的。但是通過敞開的大門，可以看到繁星密佈的天空和一角皎潔的新月。箕姆卡再往草堆裏縮了縮，準備繼續昨夜所沒有做完的好夢。當快要睡着的時候，他覺得睡在自己身旁的忠實的施密列怪舒服的在溫暖着他的脖子。

在藍色的天空，白雲的邊緣由於陽光的反射，顯得銀光閃爍。風在廣闊的田野跟金黃色的麥子嬉戲着，這是一個天色淡藍的寧靜的夏天。不安的只是周圍的人們。在陰暗的樹林後面，爆響着機關鎗聲，同時重濁的砲聲在一邊呼應。還有一隊輕騎兵正飛快地不知道開向那裏去。

『媽媽，又是跟誰打仗呀？』

『跑開！』

箕姆卡走開了，他跑到柵欄跟前，攀到一根柵柱上，好一會目送着慢慢地消逝

● 蘇聯內戰時反革命的匪徒，他們經常掠奪烏克蘭的小城市和鄉鎮。

的騎兵隊。

這時候高洛溫顯得非常兇惡。每次當紅軍經過小村的時候，他總是躲在什麼地方。因此箕姆卡想，高洛溫一定是逃兵。

有一次，祖母派箕姆卡到草料場去給高洛溫送一塊豬油和麵包。當他走近一處僻靜的凹地時，看見高洛溫正背着他坐在那裏，不知道在做些什麼。

『鎗！』箕姆卡心裏覺得很奇怪。『這倒是一件怪事！他要它幹什麼？』

高洛溫仔細地擦着鎗機，用破布塞住鎗口，然後再把它藏在草堆裏。

整整一個黃昏，甚至於接連幾天，箕姆卡受好奇心的驅使，一心想把那鎗看一個明白：『是俄國式的還是德國式的？說不定那裏還有手鎗呢？』

這時候，正巧四周都很安靜。紅軍把柯淑路普部隊趕走後開到別處前綫去了。

小村裏變得寂靜無人，高洛溫也已經離開草料場，好久不見他的人影了。有一天傍晚，青蛙在映成玫瑰色的池子裏，閑閑地鼓噪着，輕捷的燕子在天空中飛掠，虫虻無聊地嗡嗡鳴叫，箕姆卡決定偷偷地跑到草料場去。

門鎖着，但是箕姆卡另有他自己的通路——穿過鷄舍。當他推開板門咿呀一響的時候，吃了一驚的鷄都咯咯地高聲啼叫起來。箕姆卡被這陣騷擾的聲音嚇了一跳，一溜煙竄到上面去了。草料場上非常悶人和寂靜。他鑽到一個角落，那裏躺着一個紅色的鴨絨枕，箕姆卡在屋頂下到處搜尋，忽然他摸到一件什麼堅硬的東西。『鎗柄！』他仔細地聽了聽：院子裏一個人也沒有。於是他一拖，把整枝鎗拖了出來。手鎗可沒有。鎗是俄國式的。箕姆卡把它反來覆去弄了好一會，小心翼翼地撫摸着，仔細觀察着。『假如扳動鎗機，會怎樣呢？』

箕姆卡自己從來沒有開過鎗，可是他常常看見兵士們怎樣開法。他輕輕地一拉——把柄立刻彈了上去。他儘量把它朝面前拉。『會了！』箕姆卡很得意地想，但是他看到鎗機下不知道從那裏挺上來一個黃黃的彈藥筒。這可使他有些爲難起來了，因此決定把它重新關上。可是現在軋緊了，同時箕姆卡發覺黃黃的彈藥筒正在向着鎗管移動，他把鎗推開，躊躇不決地停住了。

『子彈鑽到哪兒去了？見鬼？』

但是事情得趕快弄好。他關上了鎗機，把鎗輕輕推到原來的地位。快要放好的時候，門突然開了，臉上顯得非常驚奇和生氣的高洛溫出現在箕姆卡的眼前了。

『你在這裏幹什麼，狗養的？』

『不幹什麼，』箕姆卡慌張地回答。『我在這裏睡覺……』一面偷偷地用腳把鎗柄塞進草堆。就在這一剎那，發出一聲鈍重的，但是很有力的鎗聲。箕姆卡差一點把高洛溫從梯子上撞倒，他從上面一直跳到地上，穿過菜園拚命奔逃。他躍過了路旁的籬笆，一個不留心摔倒在水溝裏，跳上來的時候，箕姆卡覺得暴怒的高洛溫已經把他的襯衫抓住了。

『準要給他打死了！』箕姆卡心裏想。『媽媽沒有了，什麼人也沒有了，一切都完了。』這時候他覺得背上受到重重的一拳，眼前立刻發黑了，他跌倒在地上，準備繼續挨他的揍。

但是……路上突然鬧鬧地響了起來。高洛溫的手鬆開了，有一個人嚴厲而激怒地喝着：

『不許！』

箕姆卡睜開眼睛，他先看到許多馬脚——像柵欄似的一排馬脚。

其中一個人用強有力的手扶着箕姆卡的肩膀讓他站起來。那時箕姆卡才看到許多騎兵和一個穿了黑軍服、胸前佩着紅星的騎士圍攏着他，高洛溫手足無措地站在他的前面。

『不許！』那個陌生人重新命令高洛溫，同時望了望箕姆卡哭泣的臉，接着說：『別哭，孩子，不要害怕。無論現在或是將來，他決不敢再來碰你的了。』當時他對一個騎兵點了點頭，帶着部隊向前面馳去了。

留下來的一個騎兵嚴厲地問道：

『你是誰？』

『本地人，』高洛溫陰沉地回答。

『幹什麼不入伍？』

『年齡還不到。』

『姓什麼……我們回來的時候再來調查。』騎兵用踢馬刺一動，馬立刻疾馳而去了。

路上只留下滿懷孤疑和神志還沒有完全清醒的箕姆卡。他往後面看看——一個人也沒有了。向旁邊瞧瞧——高洛溫也不見了。再朝前面看看，只看見紅軍騎兵隊像黑點似的在飛奔，漸漸地消逝在地平綫上。